



# 猎人

阿尔德里奇著

朱曼华译



猎

人

[澳]阿尔德里奇著

朱曼华译



新文艺出版社

• 1958 •

James Aldridge  
THE HUNTER

本書根据 The Bodley Head, London 1950 年版本譯出

猎 人

(澳)阿尔德里奇著

朱 曼 华 譯

\*

新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上 海 康 平 路 155 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證出 011 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

\*

書 号 1728

开本 850×1156 耗 1/32 印張 8 插頁 1 字数 173,000

1958年7月第1版

1958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000 定价(6) 0.80 元

獻給勞埃自己——在他的日常生活中，他是一個開路人，一個边疆人，一個普通人中間的人；並且，跟這些人一樣，他是一個戰勝人類絕望的最後勝利者。

# 猎人



## 第一章

勞埃·麥克奈完全知道他要從哪里走出叢林，所以一看到那條古老的、搬運木材的道路時，並不停步。他飛快地從矮樹叢中奔出來，他那又矮又胖的身體，渾身都是肌肉，渾身都是活力，簡直象一只圓桶向前滾，誰也阻攔不住。他沿着這條崎嶇的路奔上那光禿了的花崗石高坡，一步也不放鬆，只不過拱着他那抗着東西的背，讓兩條灵活的短腿跑得穩一些。可是，到了頂上，他就抬起頭來，用目光掃過郊野，望着郊野那邊一個名叫聖海倫的小鎮。

這幾間疏疏落落的住屋，給一大片樹林和岩石包圍着，一直給擠到呼龍湖礁瘠的岸邊，簡直給擠得透不過氣來。勞埃看到這情景就微笑了，多分是對聖海倫笑的，但同時也是因為想起了往日，那時他的伙伴傑克·柏登跟他一起在這高坡上。如果傑克現在還和他在一起，他會漫不經心地朝聖海倫那邊揮一揮手，挑惹他說：“它還是那老樣子，傑克，它還是那老樣子！”傑克听了這番話，會輕蔑地回答道：“你死了很久以後，這小鎮還會在那兒，勞埃，就是你死了很久，葬了多年，它還會在那兒呢。”

在那些日子裡，勞埃總是縱聲大笑著從山坡上走下來。從這兒到聖海倫，他一路上還要繼續挑撥傑克·柏登，逗他替聖海倫辯護，說它結果不會給森林吞沒的。勞埃在森林裡耽過了一個漫長的獵季之後，聽到柏登替聖海倫爭論，是最高興不過的；

現在听不到这种爭論，覺着若有所失。勞埃喜欢从山坡上眺望这个小鎮，更喜欢跟傑克·柏登在一块儿眺望；但傑克放弃了打獵去种田已經有四年了；勞埃只得独自走下山坡，等到大路上的槐树和松树的濃蔭遮住了他的視線，他望不見这小鎮时，他微笑了。

勞埃快要到家了，觉得很高兴，可是他知道他一看到那間頹坏的农舍，立刻就要忧虑起来。他在路上停下来看着它，但見孤零零的一堵木板牆立在树木叢生的山谷里。它那孤寂的輪廓，本身就是一出悲剧，但对勞埃說来，这悲剧却出于別的原因，那就是說，这房子老是使他記起他不願意記起的一个人：安德魯·安德魯斯。这个人的行踪，誰都不知道。勞埃每年一看到老安德魯斯农場上这一堵殘存的牆心里就納悶，不知道安第·安德魯斯是不是又回到了圣海倫，要来攪乱他的生活了。

“可怜的老安第，”勞埃喃喃的說着。这是一种微妙的复杂心理：一方面是对朋友的关怀，一方面是怕鬼怪的出現。“想来他現在已經死了。”他只半信半疑，把一切委之于命，而不去想着安第：如果安第在远离十二年之后还会回来，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到了那个地步，他只有硬着头皮去挺了。在眼前这个时候，真正使他担心的一个人，倒是那个狩獵监守人，可是，勞埃在奔下山坡时，却把两个人一起放在心上了。

这是他回家最近的一条大路，但走到这里，勞埃总要立刻走开，繞着小鎮，从后面兜回家去。这样的走法就可以免得万一遇到那监守人，因为监守人有权可以止住他，在他身上搜查非法的、还没有到时令就去獵来的兽皮，这是监守人二十年来每年都要想做的事。今天，勞埃因为晚了，在这条路上比往常多耽擱了一会儿。他要在天黑以前赶到圣海倫，他要及时回家，赶上他哥



哥农会里的晚餐。当他眯一眯眼睛，揮去了臉上的汗，松一松臂膀作最后的努力时，他看到一只大角猫头鷹在他頭頂上飞翔、盤旋。他便停下来看，那大角猫头鷹从樹頂俯冲而下，直拍着两个翅膀，飞过一片空地，然后落到地面上来。天太黑了，在树林里，是看不到俯冲的結局的，但俯冲的結局，却給勞埃听出来了。他听到猫头鷹銳厉地叫着、哀鳴着，弄得林子里十分緊張。

他本来不必从那里經過的，但他却穿出叢林去看一看究竟。在树林的邊緣，他发现猫头鷹給釘住在地上。它的頭頸牢牢地嵌在一株小樺樹的極枝上，忿怒的翅膀直挺挺地伸着，爪子深深地嵌在青苔和爛泥里。勞埃走近时，它还想抬起头来向人进攻。勞埃拾起一根樹枝，讓猫头鷹的鈎嘴咬着，然后把几株嫩樹分开，这样，猫头鷹就脫身了。它从樹枝上跌下来，当它要飞去时，勞埃为了保护自己，就后退了一步，可是它却尽在地上扑着它两个被撕裂得几乎要和身体脫离的翅膀。

勞埃撿起一只給猫头鷹放下的紅背小鼯鼠。鼯鼠沒有死，身上还有热气，只是給吓得不能动弹了。他把它放在两株小樹中間的安穩地方，再对猫头鷹看了一眼。这只鳥全身支离破碎。勞埃往后退，用一段樺樹枝在它头上敲了两下，它就动也不动了。他在想：“这一只夜晚出現的猫头鷹到这儿来干什么呢？难道白天也出来獵取食物嗎？它一定是老了，或者就是餓了。”他眼看着紅背小鼯鼠逃走了，才沿着那条路走回家去。

当他看到杜坎斯尼雜貨店的灯光时，他就离开这条路。他抄近路穿过一个露天的圍場，剛要走进一簇香油樹叢，在他前面五十碼远的地方，出現了一个人，显然是要擋住他。勞埃閃到一旁，一轉背就不見了，他的两条肥腿拚命地跑，穿进这个林子，直到他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叫他名字时，他才停止了脚步。

他回过头来看見傑克·柏登在他的后面，一个瘦瘦的、直挺挺的个子，手里拿着一把斧头，在对着他笑。

“你越来越大了，”柏登說。“你还在山坡下面一哩路之外的地方，我就看見你朝这边走来了。”

“农民傑克！”劳埃高兴地喊着。“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我象一只熊似的跑来，把你吓了一跳吧。”

“呀。我早就知道是你；你是全圣海倫最瘦的一个家伙。”

“你以为是狩獵监守人吧，”柏登說。

劳埃笑着柏登，然后又笑着自己。“你到底到这儿来干什么？”他又問。

柏登举起斧头来。“开辟这个圍場。”

“你原来給戴尼斯夫人做工啦！”

“我是个农民，”傑克說。“你今世不会看到我給任何人做工。戴尼斯夫人分得木料，我分得土地。”

“你这是占老妇人的便宜，”劳埃說。

“你听我說，”柏登回答他。“总有一天，监守人会在一个适当的日子和适当的时辰候着你，他一看到你背包里所藏的非法的皮貨，他就要上法庭控告你，并且不許你在这个獵区里打獵。”

这是报复；但从这样一个人的嘴里說出来，也不失为一句毫无掩飾的警告，因为他知道如果劳埃失去了獵区和打獵的权利，將是多么的不幸。当劳埃每次回到圣海倫来时，这不幸都威胁着他，因为，每种兽皮可以帶几張是有規定的，作为一个領了執照的獵人，他只能按規定的数目，不許多帶的。如果监守人現在叫他停下来，搜查他一下，他从此就不能打獵了！因为劳埃背上那个軟背包里所藏的兽皮，显然超过了合法的数目，傑克·柏登早就知道这一点。

“首先，要监守人能够捉住我，”劳埃說。他正在欣賞他那种永远和监守人对抗的思想，可是听了傑克的警告，暂时不免有些畏縮。

“总有一天他会捉住你的，劳埃，”柏登說了这句就不再說下去了。“你獵到了些什么？”他摸着劳埃背上的那个軟背包。

“春天的海狸和麝鼠，”劳埃說，“还有一对狐狸和山猫。現在在这些走兽越来越稀少了，傑克，太稀少了。”

“劳埃，你几时出发到北方去？”

“照現在情形看来，不久就要去的。到处都是獵圈。我渡过四湖还得再向前进才能找到一个上好的海狸窠。我整年沒有見過一只水貂了，傑克，我怕要獵不到什么了。”

“你四年前就說過这些話了。”

“現在我仍然要說，”劳埃溫和地說着。“穆斯克-奧-琪獵場不能再打獵了，我們可以把它交还给鮑勃和其余的奧琪維人。”

穆斯克-奧-琪原本是奧琪維印第安人中几个主要民族打獵的地方，他們把那片从呼龙湖往北伸展到銀元山脉的沒有划过界綫的地方叫穆斯克-奧-琪。边疆人曾經赶走了印第安人。二百年来，穆斯克-奧-琪有許多野兽供白种獵人和小农民打獵，現在也还是这样供应着，特别是对那十三个在这地方有獵区的獵人；可是劳埃却相信整个穆斯克-奧-琪可以打獵的地方，是越来越縮小了。

“是的，傑克，”他說，“我們全都要沒有地方打獵了。”

“那末是什么东西拖住你不讓你走呢？”柏登說。“如果你不馬上到北方去，那就要太晚了。穆斯克-奧-琪每一个獵戶都需要北方的那些新獵区，倘使你今年不去，你就要失去机会。是什么东西拖住你不讓你走呢？”柏登早知道是什么东西拖住劳埃

的。劳埃喜欢从树林里出来时发现有一个家在等待他。要劳埃到更北的地方去，和家割断了关系，那是很难的，因为这一来，他会变得象一只林鼠，除了林子以外，就没有地方住了。就另一方面来说，傑克和劳埃已经合伙了十五年，他知道劳埃是多么需要在林子里生活。劳埃没有别种生活。“如果你不马上到北方去，劳埃，你只有回到这里来耕种过活了。”从劳埃的精神变为沮丧看来，傑克知道这仍是劳埃可能遭遇到的最大的不幸，傑克觉得自己这几句话恰恰触到劳埃的痛处，使劳埃受不了，心里很是讨厌。

“除非你当了首相，我才会做农民！”劳埃对他这位过去的伙伴狞笑着说。“农民傑克！”他说，“农民傑克！”

“不错，我是个农民。务农又有什么不好呢？”

“对于一个有病的或结过婚的男人来说，务农是不错的——这叫做没有办法。可是，你只要有了机会，你明儿就会回到树林里去的。”劳埃知道这几句话并不怎么正确。傑克·柏登生来是个农民，而且也喜欢务农，可是他在树林里混的日子太久了，要完全离开树林是办不到的。傑克虽则不干打猎这一行了，但他还要一年一度地到树林里去，表面上是为了猎一只鹿回家，其实呢，劳埃知道这也是他技痒了，一年之内总要去打一次猎过瘾的。“今年你还进林子来吗？”劳埃问他。

“我也许会来猎一只兽去过圣诞节的，”傑克说。

“兽迹倒不少，”劳埃告诉他。“可是我看到的野兽并不多。”

“有没有麋？”

“麋是总有一只的。问题是，你得赶在阿糜茂莱或席尔·圣克萊之前去捉到它。他们二人已经进入每人的猎区，安排好冬天的打猎了。”

“而監守人恰恰就在这里替他們兩人定下了罪名，安排好進牢。這就是：如果監守人抓住了阿麋，阿麋就得坐十年牢獄。席爾呢，總難走出溫德華炮台監獄之外的。監守人告訴席爾，如果他住在鎮上，那就沒有事，但如果他在林子里給抓住了，他就要坐牢。至于阿麋，無論在什麼地方給他們抓住，都是要坐牢的。”

“只要監守人不到林子里去找尋他們便行。如果阿麋或席爾有一人在林里碰見了監守人，那就要發生一樁悲慘的事故。”

“你沒有讓他們二人住到你的小屋里來吧？”柏登急促地問。

“呀，他們自來自去——就象下的雪一樣。整個夏天我沒有見到阿麋。”

“席爾最近回到城里來了，”傑克告訴他。

勞埃一時陷入恐慌的境界，“誰回到城里來了？”他問道。

“席爾·聖克萊，”傑克重復了一句。

“啊，是席爾！”勞埃注視着傑克，想問他安第·安德魯斯是否已經回來，但他鼓不起勇氣去問起安第，正如傑克鼓不起勇氣去談談這位一度是他們的伙伴兼朋友的行踪一樣，雖則他知道勞埃是焦慮着的。

“席爾在哪里呢？”勞埃問，把安第丟到腦後去，自己叫自己相信，今年和去年或任何一年一樣，安第確實再不會回來了，他是一去不復返了。“席爾是否在鐵路上工作？”他問傑克。

“他沒有在鐵路上工作，我把我座落在荒蕪的圍場深處的那間老式木屋給了他，他的老婆又養了一個小孩。”

“你把那間木屋給他做什麼呢？難道你不是路局的委員，難道你不是守法分子？”勞埃喜歡用“路局委員”這個稱呼，除了這字眼所包含的詩意之外，還因這個頭銜對他的朋友傑克有其重要意義，又在這上面加上一些敬意。其實所謂路局委員，只不過

比夏天筑路工人的监工略大一些罢了。“席尔付租金給你嗎？”

“那間破爛的房屋还要什么租金？我是給他白住的，只要他把荒蕪的圍場收拾干净并把那块土地种好就是了。”

“你想把他变成一个农民！”

“那也并不是的，不过他現在已經失去他的獵区，只要有点办法总得尽力而为。”

“席尔为了养家活口，除了做一个艰苦工作着的不守法的人以外，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你怎么也不能使他变成一个农民，”劳埃說。

“那就是他的不幸，”傑克回答他。

“我猜阿麋也是偷偷地回来看看他的老婆和家人的。”

“她已經到馬陆的罐头魚厂去工作了，”傑克告訴他。

“可怜的老阿麋，”劳埃說。“监守人对他也太殘酷了，他也只不过在規定时令之外獵了几只野兽！”

“你在規定的时令之外去打獵，你也就只得被摒于銀元山禁獵区之外了！阿麋在禁獵区的小屋里有价值两千元的皮。如果他沒有逃走出来，捉住了就要當場給他們私刑拷打的。”

“他們只不过是两个艰苦工作的、不守法的人罢了，”劳埃一边說，一边把背包結紧。

“如果你要跟他們一起打交道，你所得的結果也会跟他們一样——獵人变成了被獵的人。”这句话原是劳埃常說的，現在傑克却用来回敬他。劳埃听到他把自己的話重复了一遍，感到非常愉快。

“只要有一个家在等待我，我就永不会变成一个不守法的人。”劳埃这句话虽是一个大大的笑話，但却含有严肃的意味。  
“傑克，我就要来瞧你，在我回到湖上以前，我要到你那里来瞧你

的。”

“你会喝得爛醉，直要等我自己到了湖上才能看見你的，”傑克跟在他后面叫喊；可是勞埃已經開步走了，而傑克所听到的回答，只是在这薄暮的林中的前面什么地方傳來的一陣笑声。

天黑得比勞埃走路还要快，当他推开后門走进热騰騰的廚房时，他的嫂子正在桌上安放刀叉。

她吓了一跳。

“露絲，你还以为是只大熊进来了罢？”勞埃說。

“我怎能知道这是你呢？”她发怒地說。“我知道山姆是在里边的，你不該这副样子就走出叢林来。”

勞埃因她的驚訝而高兴，所以也就不去理睬她的发怒了。“山姆这样早就回来了？”他一面說，一面把背包搭靠在牆壁上，松动了一下臂膀。

“他总是老早就回来的，”露絲·麦克奈伤心地說。“現在还是秋天，可是他已經难得一整天都有活干，总是晚出早归。”

“他一定老了，”勞埃边說边走上后面的扶梯，到自己的臥室里去。他把背包擡到地上，划根火柴去点火油灯。灯里已沒有火油，而且髒得很。他把灯拿到楼下，正从一个四介侖的听里用唧筒把火油打进去，这时他的哥哥走了进来。

“你这一趟的成績还好吧？”他哥哥問。

“还不错，山姆，很不錯。”

“今年的海狸怎样？”

“好得很，可是不够多。”勞埃挺有礼貌地站直起来对他哥哥說話，可是山姆已經走了。勞埃跪在地上打火油，直到油灯里裝滿为止。他揩好油灯，点着，帶进他的臥室里去。

勞埃从背包里把三卷兽皮打开来，放在銅床的褥垫下面，他

并不是存心要藏起这些皮的。他把它們放在褥垫下面只不过要把它們压平，因为这些皮在他的背包里已經蜷曲了一整天了。除此以外，他背包里沒有別的东西。他把背包放在床底下，就在褲子上抹他那双油手。这房間里每一样东西都是枯燥、破旧，罩滿了灰尘，一副没人打扫的样子。他把窗門敞开来。

他到廚房里自来水龙头下的洗盆內洗手，一个瘦瘦的、臉色蒼白的八岁女孩看着他。“喂，格蕾絲，”他一面对她說，一面在洗，但她一直不說話。劳埃在廚房門外洗好脚，就上楼去換干净的衣服，预备吃晚餐。当他在松木五斗橱抽屜里找寻干净的襯衫时，他發現他的衣服有一大半都不見了。紗汗衫，棉布襯衫，甚至連褲子和長統靴都沒有了。在以前，不見了一两件襯衫也是常有的事，但从来沒有这么多。他恼怒了，他暗想这是誰干的：是他哥哥呢，还是他年輕的姪儿弗蘭克。他恼是恼的，但恼的不是为了失去襯衫，而是为了回得家来发现家里出了这样的事情。这里面含着一种預兆的意味：家里要发生比損失几件衣服还要坏得多的事情。他聳一聳肩膀，就下楼去坐下吃晚餐。

年輕的弗蘭克已在那里，他因为进来晚了，給他母亲訓斥了一頓。他是一个臉色紅潤、才十二岁的小无賴，長得已有他父亲那么高，比劳埃还要高些。可是他很瘦，劳埃的藍布襯衫空落落的套在他那活潑的身軀上。劳埃笑起来了。“原来是弗蘭克拿的，”他心里在想。

“哈罗，弗蘭克，”他对这小子說。

“哈罗，劳埃，”弗蘭克高声說道。

“你对叔父說話要放規矩些，”父亲說話了。“如果你下次回来得这么晚，那我就要赶你到門外去和猪一同睡了。”这是一种严酷的威胁，可是其中並沒有强暴的意思。



年輕的弗蘭克對着勞埃微笑，大家繼續默默地吃着晚餐。

這是一頓有酒而沒有味道的晚餐，不象勞埃所預期的那樣。是秋天了，應該有新山芋、青豆、南瓜、嫩卷心菜和新鮮的面包。可是，他吃不到這些，他吃的只是煮豬肉和一碗玉米碎肉糊，但至少豬肉是新鮮的。

“你買了一隻待宰的豬嗎？”勞埃問他的哥哥。

“不，我賣掉一隻待宰的豬，”山姆說。“麥克奈家最後的一只豬賣掉了。這是在這屋子裡吃的最後一只豬，以後不知要到幾時才能吃着呢。”彷彿是勞埃又問了一個問題似的，山姆連忙這樣接下去說：“我不得不賣掉，勞埃，為的要到杜坎斯尼雜貨店去買幾磅茶葉和糖來。我們從這只豬身上留下來的，就只後腿上的肉，它是一隻嚼不爛的老母豬。”又是一陣傷心，可是沒有憤怒。

露絲接着對勞埃尖銳地說：“我們不得不拿點東西去換錢。”

勞埃沒有說什麼，對這些話他越來越不喜歡，同時他感覺到家里隨便發生什麼事無論今年或去年，或明年，都不會使他吃驚的。只是環境越來越壞了。孩子們一吃過晚飯，就給打發上床。雖則弗蘭克公然反抗地說，現在還不過八點鐘，而他母親不愉快的回答是：一記耳光。他們上樓以後，廚房裡便死寂了。

山姆和勞埃坐在廚房裡的火爐邊，露絲收拾桌子。好一會大家都沒說話。山姆在抽煙。勞埃嚼着黑色的鼻煙，想享受一下在他自己家里那種片刻的安全感。可是不能，因為他明白在他沒有知道安第的下落以前，他回到家來，仍是沒有安全的。他想要有意無意地問山姆一聲：“安第回來了嗎？”但這句話他永遠問不出口，因此他不聲不響地坐着，靜待山姆說話。他盡力使自己相信，和已往的每一年一樣，如果安第回來了，總有人會提及的，